

〔韩〕李浩哲 著

崔成德 译

南边的人 北边的人



南 边的人 北 人的边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边的人,北边的人 / (韩) 李浩哲著; 崔成德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11
ISBN 7-5327-3195-2

I. 南... II. ①李... ②崔... III. 长篇小说—韩国—现代 IV. 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4162 号

남남사람 북남사람
이호철 문학 선집 3
이 호 철
국학자료원

本书由韩国文学翻译院支援刊行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图字: 09-2003-371 号

南边的人, 北边的人
〔韩国〕李浩哲 著
崔成德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出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25 插页 5 字数 201,000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100 册

ISBN 7-5327-3195-2/I·1871

定价: 25.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损坏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作者像



致中国读者

韩国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两个国家唇齿相依,文化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两国人民的友谊根深蒂固。这种友谊不仅源于韩中两国分也分不开的地缘历史,源于两国百年多来受屈辱的相似命运,更源于两国同属汉文化圈,有着相通的价值观念。这种友谊还来自于相似的现实处境和相似的痛楚。如果说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被不幸的历史人为地分裂、至今未能统一的话,那么就是我们两个国家了。

现在,我非常荣幸地向中国读者奉献上我的拙作《南边的人,北边的人》,这是我作为这不幸历史的见证人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的。这部作品已翻译成波兰文、日文和德文等出版,得到了较好的反响,现在承蒙吉林大学崔成德教授译成中文,与广大的中国读者见面,作为作者我深感荣幸,并认为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因为我创作的素材本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密切相关。众所周知,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翌年爆发了“六·二五”战争,同年十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与美国作战,直到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停战。正如台湾地区与大陆还没有统一一样,自那以后的半个世纪,朝鲜半岛的分裂状态一步也没有前进过。

这部作品是我从一九八三年开始,历经十多年才完成的。整部作品由相对独立而又浑然一体的五个中短篇组成,其背景

就是现今的中国人民也会感兴趣的一九五〇年六月至十月这三个多月的时间。

其实,这是一部以我当时的亲身经历为基础、并加以艺术加工的作品。当时本人十八岁^①,是高中三年级学生,七月初参加人民军,加入到大举南下的行列。九月二十六日,即中秋节的晚上,人民军与北上的国防军决一死战。第二天,我们纷纷四散,沿太白山脉北撤,在江原道襄阳被俘。我们被国军宪兵押送着,一直到了歙谷才被释放。这就是这部小说的基本内容。

我并没有平铺直叙地罗列五十年前本人的经历。南北分裂是意识形态对立的产物,是冷战的后果。我十分留意苏联与东欧的崩溃和冷战结束后的九十年代的形势。在这部作品里,我力图表达出自己对今天的南北统一问题的见解。

也许这是文学的本质决定了应该揭开人类社会的神秘面纱,要解决社会问题或者国家的统一问题,归根到底是不是要归结到超越思想与体制的那一个人和那一个人的“为人”上呢?各种各样的欲望中,无论其大小,对权力的渴望与执着是不是一切邪恶的根源呢?但愿我这部作品,能对中国读者有些许的启发。

诚望中国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李浩哲

于汉城

2002年7月23日

① 这里作者用周岁计算,在作品中常按虚岁算,说成19岁。

目 录

致中国读者

/ 1

三个原型素描

——人物研究手册

/ 1

从南方来的人们

/ 28

漆黑中的飞奔

/ 81

变革中的人们

/ 135

南边的人，北边的人

/ 205

译后记

/ 281

三个原型素描

——人物研究手册

1

朴千玉是在中学二年级时由工厂民青^①经特殊路径转入我们中学的学生。他小学毕业,解放^②前进入造船厂成为车工学徒,解放后仅仅在一两年间,突然成了那个工厂的民青积极分子。元山市职业同盟接受了他恳切的学习请求,向我们学校提出协助要求后,转入了我们班。这是一九四七年春天的事情。

他刚进入我们班的时候,穿戴和容貌都非同寻常:他上下穿一身染成黑色的麻布衣服,而那泛白的黑颜色因为染得不均匀,处处斑斑点点,露出很多发白的线头;他那剃得光光的头上,黑黑的污垢一层又一层,那头好像是在哪一天早晨不知是谁在地上铺张报纸,用推子随便给他剪了似的。他那头顶向上耸起,因此给人的第一印象就非常别扭。在他身上,要找出萧洒和干练之处,是不可能的。

下课之后,在总结的时间里,班主任老师第一次带他进了教室,如果不是前一天事先打过招呼的话,我们肯定会放声大笑起来。事实上,坐在后排座位上的几个同学,一看见进来的朴千玉,还是忍俊不禁,压低了声音嗤嗤地笑个不停。在前一天的总结时间里,班主任老师已经带着几分抱歉的语调在学生们面前

暗示过,从造船厂转来一名学生,各班班主任都不要,我们班只好很不情愿地接受了他,明天就来我们班。因此,我们虽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根本没想到会是一个长得那么土里土气的人。

我们的班主任是教英语的老师。他总穿着一套配有马甲的淡淡的朱黄色西服,怀揣系有微黄链子的怀表。这种装束与当时北边^③的气氛怎么也不相适应,真可谓小资产阶级趣味十足。但是比起衣着来,他的性格倒是颇为爽快,可也谨小慎微,因此在老师们中间,是属于那种胆小怕事、缺心眼的人。我至今还记得,在英语课堂里,他在黑板上写英文的时候,手写体 y 字的向下划的部分不是那么刚劲有力,而往左急转弯,而且那最后的弯曲往往向下掉。这一点不时让我觉得这是一位不那么利索、不那么精神的老师。

朴千玉腿短,上身发达,身材矮胖,加上嘴唇厚,因此,乍一看就显得是个不好惹的精明强干的人。他站在讲台上,一边听着班主任老师介绍自己,一边用锐利的目光不停地在教室的每个角落里搜索。轮到他讲话的时候,他像是早已等不及了似地用铿锵有力的声音首先简单地介绍自己:“同学们,非常高兴和你们见面。我曾造船厂的车工,名叫朴千玉。”接着开始了一场讲演似的发言。班主任和同学们都感到愕然,然而他根本不介意这些,还是滔滔不绝地说道:

“我们应该首先学习憎恨的方法。同志们!如果不能憎恨阶级敌人,就不能做任何事情。只有学习憎恨的方法,才能迈出

① 朝鲜民主青年同盟的简称。

② 指 1945 年 8 月 15 日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无条件投降,朝鲜人民从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

③ 指北朝鲜。

革命事业的第一步。这是天下的真理。今天,在这与同志们第一次见面的非常荣幸的时刻里,我就用这一句话告诫同志们。拜托了。”

如果说唐突,没有比这更让人唐突的了。

在这种场合,一般的孩子大都会羞答答不知所措,顶多勉强地说出自己的名字而已。可他从第一天起就两眼充满敌意,脸红脖子粗地进行演说。

当朴千玉弯腰敬个礼,“噎噎噎”回到预先指定的座位上时,班主任老师的脸像是嚼了苍蝇似的,尴尬地笑着,敷衍地说了一两句似乎是祝贺的话。但是,从他那有点儿僵硬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已经被朴千玉镇住了。而我们班全体同学如同迎接了一个突如其来的闯入者一样,不约而同都感到嘴里不是滋味。

“他妈的,没见过这种家伙!”

“等着瞧,他肯定会让我们伤脑筋的!”

“真是地地道道的积极分子!”

一到休息时间,坐在后面的岁数稍大点的高个子同学向朴千玉瞟了一眼,叽叽咕咕地这样说道。果然在那以后不到两个月,班主任老师首先越南^①了,他用钱雇个向导半夜过了“三八”线。下面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六十年代中叶,那位老师在南边^②尽头的某个岛屿的高中当了校长,特意到汉城来,好不容易与我联系上了,见面的时候,两三句话过后,他就问起了朴千玉以后的情况。当时那位老师撅着嘴笑眯眯的样子给我留下非常

① 越过北纬 38 度线,从北边到南边去,叫做“越南”。与此相反,叫做“越北”。

② 指韩国。

深刻的印象。如果一定要解释这一笑容的话,那是不是因为 he 年轻时在日本念了大学,刚解放时在北边最具北边特色的某个小地方生活,以后终于忍受不了跑到了南边,按自己的生活方式又过了十多年南边的生活后所剩下的一种空虚感或者绝望感呢?那以后没过多久,他就去世了。

言归正传,不管怎么说,朴千玉在做买卖人的子弟占大多数、家里既有钱又有房子的中学生中间,他的姿态和所作所为如同他的外号一样,名副其实是“屯老二”,对每一件事情都不老练,都不免让人发笑。譬如说,他那时还不知道有公共浴池,还未曾进过中国饭店等等。

但是,谁也不敢公开蔑视他。大家只不过在放学后,以寡廉鲜耻的孩子们特有的那种谐谑与黑话相结合,绕弯子嘲笑他而已。朴千玉对这些也心领神会,早有觉察,因此两眼总是毒辣辣的,对阶级敌人的憎恨和斗志始终燃烧着他。

朴千玉一编入我们班,就被提拔为民青支部(班级)的组织委员,不久就成为支部书记。于是,他开始气势汹汹地横行霸道起来,不知不觉间,他从插班生一跃成为班级的主人,并且地位巩固。他不管不顾自己的学习,只顾工作,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调查谁是反动派、谁是动摇派、谁还不能摆脱资产阶级趣味中去。我们所有的人都开始腻烦他的这种行为,厌恶得简直要作呕。

举例来说,大凡这样:

每天的总结时间里,班主任老师说完后,他就走到前面,美其名曰总结,于是三四十分钟侃侃而谈,没完没了。每当读报会、学习会的时候,他也说类似的话,提高嗓门,大声吼叫。班级里的所有会议完全变成了他一个人的表演舞台。在全校规模的各种会议上,他也不知何时成了几个主角中的一个。以全校为

单位召开的积极分子大会、动员大会或报告大会上，他肯定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个上去，不厌其烦地喊叫他那总也说不完的话。

朴千玉渐渐以恐怖的模样凌驾于同学们之上，大部分教工也开始忌讳他，不敢随便对待他。因为一不小心被他抓住辫子，就毫无疑问会被推到批判台上，经历一场痛苦的批判。

过了大约一年之后，以朴千玉编入我们班时的班主任——那位英语老师为首，该到南边去的人几乎都走了，原来的老师大多被毕业于二年制教员大学的年轻的新老师代替，学校的体制快速地适应了北边的体制。朴千玉便只跟新来的民青指导员兼学生生活指导员的俄语老师崔相镐保持紧密的联系。那位总是穿一身朴素的夹克的崔相镐老师，是个身材修长、有洪亮的男高音、目光凶狠的人。他小学毕业，出身于郊区农村贫寒的家庭，是寡母膝下的独生子。解放后，他胸怀大志，考入平壤的俄语学校，当毕业生大部分被升为军官的时候，他躲开了军队，当了高中的俄语老师。但是，没过两年，他发现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那个俄语学校相当于南边的英语军事学校，只有名称是俄语学校，实际上是为新创建的人民军培养基层干部的。由于他一来过分强调自己是抚养寡母的独生子，二来他一开始就回避军队，宁愿当俄语老师，所以两年后的一九五〇年初，他认识到这是个不可挽回的失策，最后只好以一个战士的身份自愿参军。那时，他在俄语学校的同学大部分已晋升为尉官级^①或领官级^②军官。一九五〇年初春，他穿着战士的服装，头剃得光秃秃的来到了学校，他当时的模样到现在我也无法忘却。他的脸色表明，他深深

① 少尉、中尉、大尉的总称。

② 朝鲜和韩国的军衔少领、中领、大领的统称。

地懊悔两年前从俄语学校毕业的时候,避开军队自愿当老师的那种资产阶级行为。

但是,在那以后不久,发生了“六·二五”^①战争,当全国卷入混乱的旋涡中时,不知他通过什么特殊途径晋升为少校(少领)了。当时北边的那几年,正是那样的岁月,人的荣辱沉浮无法预料。

总而言之,作为俄语老师来到我们学校的崔相镐老师,在教职工里面如同朴千玉在学生们中间一样,总是两眼充满凶光,浑身被憎恨所燃烧,大包大揽所有的事情。

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解放前就以社会主义理论家而闻名遐迩、解放后又任道^②党高级干部学校第一任校长的那个人,到我们高级中学来任第二任校长。据说他精通六国语言,在学生中间颇有威望。他瘦瘦的,个子矮小,有一双富有魅力的锐利的眼睛,总是穿一身整齐的绅士服,戴一顶礼帽,这是一个典型的学者型的形象。

但是就任不到一年,他因某件事被撤了职,调到党中央出版社当翻译。事情很简单,有一天,穿着华丽的韩式裙子与上衣的酒店女招待来到校长室索要赊账的钱。这件事被崔相镐老师发现了。因为他和校长同一个办公室,坐在校长室的一个角落里,既辅佐校长,又监视校长。这件事立即在教职工党支部会议上受到批判,而事情自然而然也被上级机关的领导知道了。结果是不言而喻的,校长的这一行为被扣上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典

① 指发生在1950年6月25日南北朝鲜之间的战争。

② 行政区划,相当于我国的省。道下面依次为郡、面、里、洞。

型行为的帽子。

那位校长曾自愿担任指导我们文学小组的工作,好像要证明在学生间传说他精通六国语言似的,他在我们面前用德文将歌德的诗用粉笔抄在黑板上。由此看来,我觉得他是个自我表现欲很强、有些轻浮的人。他走了之后,来了一位新校长,他原是平康郡^①党委员长^②,个子颇长,显得很忠厚。这位新校长一有机会就努力劝说同他坐一个办公室、起辅助和监视作用的那位年轻的崔相镐老师要努力阅读世界文学经典作品。但是,崔相镐老师始终未能对文学感兴趣。因为他的思想已过分地倾向于某一个方面,无法对文学产生兴趣。

要谈到那个过渡时期的体制所产生的典型学生朴千玉,就不得不谈到同样属于过渡时期的体制所产生的典型老师崔相镐,所以要在这里赘述几句。总之,在那个时候,如同朴千玉以恐怖的模样凌驾于学生之上一样,崔相镐老师几乎同样以恐怖的模样凌驾于教职工之上。

大概是高中一年级的時候。某个星期六,我早早回家了,这是很稀见的事情。我和朴千玉一起走,在回家的路上,我顺便到了朴千玉的家。他住在我回家路过的地方,一过铁路岔道口,在那个连树都不长的用石头砌成梯田型的贫穷的村庄里。火车头喷出来的煤灰把那个村庄弄得黑乎乎一片,平时村里住着一些赌徒、小偷、老了的无依无靠的酒吧女招待和酒鬼们,那是个只有可怜虫们住的名副其实的破烂不堪的村庄。房顶上铺着黑色油毡纸的木板房沿着石砌的山坡稀稀拉拉地竖在那里,一进村

① 郡相当于我国的县,平康郡位于江原道。

② 劳动党书记,即平康郡劳动党委员会书记。

口就有一股腐臭味刺鼻。

朴千玉离自己的家越来越远的时候,显得与在学校时奔忙的样子截然不同,突然变得沉默寡言,异常的稳重。我看着一只手托着用黑色包袱包着的书稍稍走在前面的他,心里不可名状地涌动起一阵发热的情感。这种事情从未有过。我的家庭成分不怎么好,但不像街上的孩子那样调皮捣蛋,因此,平时朴千玉似乎对我还算有点好感。我觉得那一天大概也是由于这个缘故,我才能到他家去。但是,偶尔他正面瞧我的那眼神是锋利的。他连这样只有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也没忘记做自己的工作。

“是吗?那个金浩蛟对你怎么说来着?”他这么问我,或者说,“噢,按照你的说法,托尔斯泰原来是那样的人啊!这么说,列宁也肯定了他,卫国战争时期,斯大林的讲话里也多次引用了他的话。不过,那样的人为什么相信人民群众的鸦片——宗教呢?”

他的谈话大抵这样,到底如何回答,令我十分为难。

但是,一到他家,我被奇特的感情所俘虏。第一眼我就觉得他们家太穷了,虽然视野很开阔,街道与大海一览无余、尽情展现在你的眼前,但檐廊到处蒙着灰尘,廊架不相配地高,而且一侧已经塌了下来,有点晃动。后面是一间房,还有挂了草帘的厨房。这就是他家的全部,连个库房都没有。房间里孤零零地摆着一只破旧的柜子和一个大铜盆,他的老母亲披着破衣烂衫,正犯着哮喘病。

“嗯,回来了?厨房里有两个煮好的土豆,拿来吃吧。”那位老母亲用颤微微的细声说道。

朴千玉说,他的父亲出去干活,弟弟上学还没回来。

他轻轻推着草帘门进了厨房，端着放有两个已经凉了的煮土豆的白盘子、抓了一把盐出来了。他的面容和在学校上窜下跳的面容截然不同。那是一副非常质朴而善良的面容。他天真地笑着说：

“来，每人吃一个，有点凉了，将就着吃吧。”

说罢，他把其中一个递给了我。

自那以后，岁月已经流逝了近四十年，但我至今无法忘记那时吃土豆的事和在嘴里像溶化似的土豆那奇妙的味道。当时我不知为什么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似乎理解了他在学校里的一切行为，并可以原谅他。因为无论是谁，按自己生活的尺度来反应，这是最基本的社会反应。

这个朴千玉到了临近高三毕业的时候，也开始陷入了乱哄哄的不安之中。因为面对大学入学考试与苏联留学生选拔，他除了最重要的一条家庭成分好之外，学习成绩实在不像样。他临时抱佛脚，通宵达旦地熬夜学习，但比起他那壮实的身体，头脑太愚笨，实在没什么大的成效。

正是这个节骨眼上，爆发了六·二五战争。而且在六月二十八日，朴千玉的演讲是那么令人腻味，那么发憊。那一天的中午，在全校积极分子大会上，他第一个登台发出咆哮，让我们所有的人热血沸腾，甚至产生错觉：平时在那无数的会议上不厌其烦地絮叨个没完的那些话是不是就为了那一天而训练的呢？

那一天，没有一个学生偷懒缺席。云彩低垂，天空乌云密布，但那样阴沉沉的天气里，远近的山峦反而显露出更鲜明的轮廓。从各个教室蜂拥而出的我们，像潮水般一边向礼堂涌去，一边不断地说话。大家的表情齐刷刷地严肃认真，全都一个样。人民军占领了汉城的令人震惊的消息让我们所有的人激动不